

A Boy Made of Blocks



我们的世界

[英]基思·斯图尔特 著 李婧 译



我们的世界

[英]基思·斯图尔特 著 李婧 译



长江出版社



漫娱文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的世界 / (英)基思·斯图尔特著;李婧译. —武汉:

长江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492-5880-2

I. ①我… II. ①基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4372 号

a Boy Made of Blocks by Keith Stuart

Copyright : ©2016 Keith Stuart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TTLE, BROWN BOOK GROUP

LIMIT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:

2018 TianJin Manyu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 : 17-2018-246 号

我们的世界 / 基思·斯图尔特 著 李婧 译

出 版 长江出版社

(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: 430010)

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

网 址 <http://www.cjpress.com.cn>

责任编辑 钟一丹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装帧设计 赵一麟 肖亦冰

印 张 13

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字 数 300千字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

书 号 ISBN 9787-5492-5880-2

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联系本社退换。

电话: 027-82926557(总编室) 027-82926806(市场营销部)

我们的世界

[英]基思·斯图尔特 著 李婧 译



长江出版社



漫娱文化

在我们的世界里， 探险一直在继续

这是个关于医治的故事，有自闭症的儿子医治了他父亲心中的顽疾；这是个关于成长的故事，活在过去的大男孩成长为敢于担当的成熟男人。这是个充满泪水、欢笑和奇迹的暖心故事。

《我们的世界》围绕一个住在英国布里斯托的家庭展开。亚历克斯和朱迪很年轻就结婚了，儿子山姆的出生带给他们的挑战远大于欢乐，因为山姆和其他小朋友“不一样”，他身上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——自闭症。从吃喝拉撒这些日常琐事，到上学或是参加生日派对，山姆经常突然情绪失控，把周围闹个天翻地覆，只有朱迪能稍微招架得住。作为爸爸的亚历克斯要么手足无措地逃到一边，要么跟着山姆一起情绪崩溃，把问题放大。

山姆八岁了，经过八年的煎熬，朱迪和亚历克斯的感情越来越淡，而山姆和亚历克斯的父子关系一直都在死胡同里打转。朱迪决定把亚历克斯赶出家门，两人先分居，为离婚做准备。失落的亚历克斯跑到好朋友丹的公寓去暂住，没过多久，又一个坏消息降临，他丢了按揭贷款顾问这个饭碗。陷在绝望深谷里的亚历克斯需要一个出口，一个转机，奇妙的是，他的生活状况在一款电子游戏里峰回路转。这个全新的世界让他重新认识了心爱的儿子山姆，让他们父子敞开心扉沟通，也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，放下了幼年时哥哥遭遇车祸在心里留下的包袱。环境依然如故，但亚历克斯的心态发生了转变，他看到的不再是“问题”，而是“希望”。

《我们的世界》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，从亚历克斯的视角来观察周遭，这让故事尤其生动，尤其富有感染力。亚历克斯的经历十分跌宕，他成长于单亲家庭，亲眼见到哥哥车祸丧生，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一团糟，事业也没有方向，似乎倒霉的事在他身上扎堆。但作者的意图并非用情节来轰炸读者，而是运用深刻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力，将亚历克斯在这些处境下的反应呈现给读者。情感的洪流在亚历克斯的心中翻滚，批判的利剑在他头脑中挥舞，同时这些直接来自第一人称叙述的冲击将读者淹没和刺中，

让读者对人物产生共鸣。毕竟，小说的情节再丰富，也不可能有真实生活那般曲折，而我们阅读小说，是希望在人物的挣扎中得到释放，在人物的突破中获得力量。

现实世界中的亚历克斯很悲惨，但他在另一个世界里重拾希望。作者撬动这个改变的关键，正是已经风靡多个国家的电子游戏《我的世界》，这是小说构思奇妙的地方，可能也是会给读者带来挑战的地方。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，电子游戏往往和“成瘾”“学坏”这些负面的词汇挂钩。或许我们也应该摆正心态，像亚历克斯那样勇敢地转变，拿掉一些标签，反思问题的本质。

可以说，作者在故事中构筑了两个平行的世界——无奈的现实世界和惊奇的游戏世界。正是这种对比，或者说跳出来反观，帮助亚历克斯看到了山姆的需要和独特之处，找到了与山姆沟通的方法，也跳出了自己生活中的死循环。亚历克斯在与山姆的“自闭症”搏斗的过程中领悟到在这个标签的背后，其实是人人心底都挥之不去的恐惧与焦虑。只不过大多数人懂得怎样伪装和掩盖，而“山姆们”缺乏这个技能，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帮助，而不是强迫和论断。小说中有好几处描写亚历克斯如何与山姆组队闯关，过程千辛万苦、惊心动魄，叙述精彩纷呈。随着故事逐渐推进，父子二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分享越来越多，两人心中面对真实世界的力量也越来越强。

在小说的结尾，伦敦决赛现场的高潮部分，山姆用一个意想不到的创作驱散了笼罩在父亲心头十几年的阴霾，他对着台下上百名观众说，“生活是探险，不是散步，所以才艰难”。这句点睛之笔格外响亮。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探险一直在继续，无论什么都可能成为转机。

李婧

2018年8月

谨以此书献给莫拉格、扎克、阿尔比。

2012年，基思·斯图尔特的两个儿子中有一个被确诊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。尽管这件事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但基思没有灰心，反倒和两个儿子玩起了电子游戏，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《我的世界》¹。其实基思一直都是游戏玩家，自1995年开始就笔耕不辍，先是给《Edge》和《Official Playstation》等业内杂志撰稿，后来担任《卫报》游戏版编辑长达十年之久。在充满创意的游戏世界里，基思一家分享看法和感受，深入地沟通和交流，正是这段经历，成就了下面这部小说——《我们的世界》。

¹ Minecraft，中译名《我的世界》，一款风靡全球的高自由度沙盒游戏。



我分居了。

这想法猛地冲进我脑子，我走出屋，穿过街道，钻进家里那辆老破车，一直没缓过神来。要是说得准确点，应该是我和她分居了，不过照我看错都在我。我盯着后视镜，看见我的妻子朱迪站在大门口，头也没梳，长发都打结了。那紧贴着她、把头埋在她怀里的，正是我们的儿子山姆。他正琢磨怎么用手把眼睛和耳朵同时捂住，我心里明白，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不愿意看到我走，而是知道等会儿车子一发动声音特别大，他受不了。

我只能挥手做个道歉的手势，就像司机在路口差点撞到人。我拧了下车钥匙，车子慢慢启动。接下来不知怎么的，朱迪突然站在我这边的车窗外，轻轻地敲，我把车窗摇下来。

“亚历克斯，把自己照顾好，”她说，“别再逃避了。当初挺幸福的，你要是那时候就能想明白……唉……我也不知道，没准不至于这样。”

她眼里含着泪，赌气似的手背抹去一颗正往下滚的泪珠。她就这么盯着我，忽然间，她好像没那么生气了，或许是我脸上的痛苦和愧疚让她感到心疼，她泪光闪闪的双眼变得柔和了些许。

“还记得去坎布里亚露营那会儿吗？”她说，“帐篷给山羊咬坏了，你的脚在水里泡得生疮，现在就算再糟也比那会儿强，对吧？”

我没说话，只是点点头，然后挂挡，把车开上路。当我再看后视镜的时候，朱迪和山姆已经回屋了，家门紧闭。

结束了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年，原来说结束就能结束。此刻的我开着这辆老破车，一路开，却不知道要开往哪里。

山姆是个漂亮的孩子，他从刚生下来就特别漂亮，褐色的头发毛茸茸的，嘴唇厚嘟嘟的，活像婴儿版的滚石成员贾格尔¹。

不过，他从刚生下来就特别难伺候。不肯吃奶，不肯睡觉，没完没了地哭，朱迪抱着他的时候他哭，有人把他抱走他也哭。他好像带着满腔怒火来到这个世界。我记得那会儿至少折腾了一整天，他才终于肯喝点儿奶，崩溃又绝望的朱迪把他抱在胸前，放声大哭，我拎着从超市买回来的巧克力棒和杂志，傻傻看着眼前这一幕不知所措，心想这些东西对新手妈妈来说应该用处不大。没多久我就发现，就算我想帮朱迪减轻点负担也无能为力。

现实就是如此。难题摆在眼前，让人措手不及。

二十三分钟之后，我出现在了丹的公寓，他对突然造访的我说：“老兄，你住多久都行。”我知道丹肯定会收留我，至少我确定他周日下午保准在家，因为他周六总是玩得很疯，要么是在哪个新开张的俱乐部潇洒，要么是和哪个女人鬼混，也有可能更刺激，把两件事都干了。

“客房没人，你可以住，”我们进电梯后他说，“我好像有个充气床垫，不过好像漏气。但那玩意没有不漏气的对吧？你睡过不漏气的充气床垫吗？没有吧？不好意思老兄，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，我明白。”

¹ Mick Jagger，英国摇滚乐手，滚石乐队创始成员之一。

我走进他的公寓，站在门口的走廊里，还是没缓过神来，手里抓着个耐克旅行包，里面装了我所有的衣服、手提电脑、几张 CD（带 CD 干吗？）、一个洗衣袋，还有一张朱迪和山姆的照片，那是几年前去德文郡度假时我给他们照的。照片里，他们面带微笑坐在海边，不过那是勉强装出来的。那个星期从头到尾简直是场噩梦，山姆因为认床不肯睡觉，毯子也是新的还很沉，海鸥也让他怕得要命。他只能和我们一起睡，不过整宿动来动去，一刻不停，天天如此，到最后我们真是精疲力竭了，连走下旅行车看看风景的力气都没有。打那以后，我们家很少出去度假。

“想不想出去喝一杯？”丹问我。

“嗯……我想先把东西放下，在屋里坐会儿，行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我去烧壶水泡点茶。我应该有饼干。等我去找找，我确定我有。”

丹径直走进了厨房，我拖着步伐走进了客房，把旅行袋扔在地板上，一屁股坐进了电脑桌旁的办公椅。那一刻我想，要不干脆给朱迪写封邮件吧，可我没写，只是盯着窗户发呆。写什么好呢？

“嗨，朱迪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把我们的婚姻给搞砸了。要不把过去五年的事忘了吧。哈哈哈哈哈。”

老实讲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当面沟通，写信更是无从下笔。结婚这些年，我们基本上是在担心山姆中度过的，他时而大发脾气，时而沉默无言，时而冲我们尖叫，时而整天躲在被窝里不跟任何人接触。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，我们总是悬着一颗心，不知道他下次大闹是什么时候。而我们两个也在这让人焦头烂额的生活中渐行渐远。现在我已不在山姆身边，虽然不过几个小时，但真的觉得很别扭。压力

消失后，哀伤随即涌来，原来按照本性，我们讨厌在情感中留下一片空白。

丹的公寓在七楼，这个全新的社区位于城市边缘，临窗眺望，可以把整个布里斯托尽收眼底：鹅卵石铺就的小路，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，尖顶高耸的教堂，六十年代的办公楼，统统挤在一起，活像推推搡搡急着赶路的行人。此时此刻，这座城市里有无数的家庭，起码现在还完整，还可以称作家庭。

我忽然有了去喝一杯的念头。可尽管我这么想，眼前却越来越模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自己也弄不清楚。我定了定神，发现自己在哭，豆大的泪珠沿着脸颊直往下滚，两行热泪不住地流，鼻子也给鼻涕堵住了，我哭得浑身发抖。

丹从走廊过来，边走边说：“茶来了！我以为我有燕麦饼，找来找去只有一包茶饼，也不知道口味搭不搭。”

他走到房门口，低头，见我盘腿坐在地板上，双手捂着脸，失声痛哭，仿佛什么也不顾了。

他把茶轻轻放在桌上，说：“要不我再去找找燕麦饼。”

我们最后没出去喝酒。

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可怕的梦，梦见自己在黑乎乎的沼泽里越陷越深，无处可逃。后来我醒了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心想这可怕的梦肯定是我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。不过我发现充气床垫正在快速漏气，我的的确确是在往下陷。好吧，不钻潜意识的牛角尖了。

漏气的床垫发出刺耳的声响，好像胃胀气的小狗在叫，我问自己：“怎么到了这步田地？”你应该能体会我的感受，凌晨三点醒来思考人

生：你犯了一堆错，生活就全都走了样，失败的经历裂成碎片，沿着时间的轨道朝你奔来，好像墙皮窸窸窣窣地脱落，即便在漆黑的深夜，你也能准确摸回痛苦的源头，至少你觉得你能。不过你发现，那源头总是捉摸不定，好像永远在变，正如你搞不清楚充气床垫究竟哪里漏气一样。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：“认识你自己”。我上大学时读过俄狄浦斯的故事，他最大的错，就是不知道自己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，所以应该格外小心，不要乱杀陌生人，也不要和年龄是自己两倍的女人乱搞。不过谁又能完全认识自己？我不是说我们都会犯下俄狄浦斯那样的人生大错，那太极端了。但就算平日里的事，又有谁能把自己的想法说个清清楚楚？我讨厌现在的工作，长时间加班，经常三更半夜才回家，可我告诉自己这工作非做不可，因为我们需要钱，需要保障。山姆正在接受语言治疗，朱迪没法去上班，因为山姆离不开她，每当山姆被自己的疯狂举动吓得不知所措时，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找妈妈，我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，想帮忙可又真的无能为力。这样的日子如今戛然而止了，可我要怎样开始新的生活？

大概四点钟左右，我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，姑且算睡着了吧。不过好像只过了几分钟，阳光就透过百叶窗洒进了屋子里，已经是星期一的清晨，丹穿着一条黑色紧身CK短裤站在门口，正在狼吞虎咽地吃一碗牛奶粟米片。

“你今天上班吗？”他问我，“我可以把钥匙留给你。我十分钟之后就得起。我最近在帮克雷格做网站……他在给一个唱片公司干活，工作室在克罗夫特¹那边儿。家里有麦片，有咖啡，你随意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看上去好点了。我是说你看上去很糟，但起码不哭了。”

¹ Stokes Croft，英国布里斯托一个街区，有很多街头涂鸦，充满艺术氛围。

他说完就进了浴室洗澡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有两条短信，都不是朱迪发来的，全是我同事达里尔发的，一条是：“赶快来办公室，我给你找了两个倒霉蛋。”另一条接着这条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两个‘客户’。”我把两条都删了。

我穿好衣服，走出屋，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城里走。太阳很低，阳光照在公寓楼的玻璃和水泥墙壁上，十分刺眼。二十年前，这里是废弃的工厂和大片的空地，到处都是垃圾，地上长满野草。后来经济突然起飞，这地方转眼就成了好地段，整片被开发成未来风格的住宅区，活像一块巨型电路板，上面立着仿野兽派风格的公寓楼，中间还挤了不少胶囊公寓，专门服务那些有志成为专业人士的年轻人。

这样的年轻人我见过不少。我帮他们在这里找房子。说来有些难以启齿，我是一名按揭顾问。我的工作，就是用房地产市场的现状还有他们手头的积蓄，来丈量他们的希望和梦想。换句话说，我的目标就是让他们倾尽所有买一套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寓。我觉得这工作怪怪的，有时候像父母教育孩子——攒了多少钱，哪套能负担得起，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从实际情况出发。名下有什么资产？有没有富裕的亲戚？我和客户一起制定预算，他们或是新婚小夫妻，或是快要为人父母，为了买房尽可能调动所有资源，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资源。他们可怜兮兮地望着我，希望凑到的钱已经足够，但总是不够。于是没办法只能继续租房，再攒几年钱。日复一日，我做着同样的工作。我望着一片又一片住宅区，发现年轻人根本没机会买得起房，他们离开家之后就越搬越远，搬到多远，我也无从知晓。

我做这份工作已经八年了，见识了市场盛极而衰，最近刚出现复苏的迹象。我本来以为这份工作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先有一份薪水应付账单，等好机会来了再跳。可我一人这行就再没出来。不过我好像挺擅长做顾问的，我能体会没钱人的尴尬，也能把有钱人服务得周到。就算客户对按揭一窍不通，我也能保持耐心，详细讲解，我之所以有这个本事，是因为曾有三年时间和相信纳粹有理的人坚持不懈地进行哲学辩论。要是客户的财务问题解决了，那我就拿下一单，要是实在没办法，那我也能礼貌地把客户打发走。但就算工作上已经驾轻就熟，家里的麻烦却让我一筹莫展。

面对家庭，我无计可施。

过了埃文河再沿海滨走一会儿就是我上班的地方，这家公司叫石威克斯，是个规模很小的地产经纪公司。公司被酒吧和三明治店夹在中间，这里虽然地处市中心，却杂乱无章，看上去土得很。达里尔坐在紧挨窗的座位上，他穿着起静电的廉价西装，弄了个鸡冠头，发胶在阳光照射下都开始融化了，搞得头发湿漉漉的。

“你还好吧？老兄？”达里尔在座位上问我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。他今年二十出头，给人一种很精明、很有主意的感觉，总爱四处搞怪。他天生就是干地产经纪的料，他电脑里有一张表格，上面列出了未来三十年的销售目标。每次他拿下一单，总会拿出个自行车铃狂按。他生在九十年代真是可惜，要是生在六十年代，保准是个年轻的撒切尔主义者，用 Filofax 牌高档日程本，开高尔夫 GTI。不过现在他用智能手机，开辆科萨。我为他生不逢时感到惋惜。

我随便回应了他一句，沿着晃晃悠悠的木楼梯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
进屋后，我给朱迪打了个电话。

“嗨，是我。”

“嗨。”

“还好吗？山姆怎么样？”

“他还可以。在学校呢。刚才我送他上学的时候他一路哭，我把《玩具总动员》里所有角色演了个遍他还是哭个不停。我演到巴斯光年的时候他一拳打到我嘴上了。老实说巴斯光年的确不是我强项。安森太太说她会照顾他的。”

“你没事吧？”我问。

她沉默了好一阵。这时秘书珍妮特探头进来，比画了一个拿杯子喝水的动作。我点点头，竖了一下大拇指。

我的办公室里没什么摆设，铺了破旧的酒红色地毯，窗户脏兮兮的，窗外是办公楼后身的小停车场。以前墙上挂了幅维多利亚时代布里斯托街景的绘画作品，可我把它摘下来了，换了一幅柯布西耶的《萨伏伊别墅》¹，好让自己显得有品位些，不过公司所有人都对我这个举动感到不屑。办公室里还立了个文件柜，上面摆了十几张年轻夫妇送给我的感谢卡，虽然他们现在全都背负巨债。

朱迪说：“我们这算什么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我从没离家出走过。不好意思我得挂电话了，有对夫妻来找我谈事。”

等我挂断电话之后，珍妮特端茶进来。她轻轻把茶放在桌上，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出去了。她刚才什么都听见了。十分钟之后我的事就会传遍整个办公室——我抛下了妻子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离家

¹ Corbusier，法国画家，《Villa Savoye》是他的代表作，是一栋位于法国巴黎郊区的现代主义风格别墅。